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七十五至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錢世錫

謄錄監生臣王尚珏

文忠集卷七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外集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闕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

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烝民網罟利人

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黄帝之世為然而治既行矣民既頼矣守之以至静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為教詔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悅不以愛

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詰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兹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為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為美談天子方忻然説之倚以為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為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予竊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承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喋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

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草務
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
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
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
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
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係單于之頸請分諸子
以弱侯王之勢上徙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
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為后

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孫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為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搴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

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柰何俯抑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疑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賾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遠乎人情之大實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删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為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

而不得秘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
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
夫利命仁之為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
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
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
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
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羣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
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為道豈不大哉

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禀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為賢愚誘而為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為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為理豈不盛哉噫三者之説誠皆聖人之深達

非難言之也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為道微而奧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為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厖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工商之子常為工

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阜生安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楛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茲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寛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黄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茲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眾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

以為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草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為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為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為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

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學庸妄亦預試言闕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爲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高倪寛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黄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迷巧以備器用

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偽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不得以異物遷也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以抑其豪行之當時猶為近

古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為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為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然自井田一隳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偽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

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諓士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别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楛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絶其偽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為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黄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

羊之心計叔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青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

數以為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爭德不可以獨行也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為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救溢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大為之防曲為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羲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奧訓周官

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寛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謂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獘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盖周家之政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寛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論之平讞無擢民之不逮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簞者不能救饑持䪫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

小惠推私恩啟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
者良醫之鍼石赦者奔馬之委轡噴斯言也不其然乎
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
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
息既久坰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
市頗積糜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可以

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寔為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泯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芻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庌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廏禁原蠶著為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晝壯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

聞一作間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金帛而交易為日滋久其費日深然欲減邊防之絛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寳貨以懐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偏明也若乃捐有餘之寳獲為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顓彖

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粤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堯而為農師居豳成於王業綿綿之瓞本仁積功膴膴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兹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逖覿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

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劉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折西賓之問建邦之利析理奚長諒茲俊髦精于經傳敷言條對尚勿猥棄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扆即神臯以

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為洛都以從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宫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為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霤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為高皇説也因土圭之景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圯畎徙

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

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兹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秉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羣元之尊王道之寖微寖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進賢之席行則馳褎

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儁良之言者意在茲乎猥惟檮昧之徵舉皆管淺之說夫欲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在乎庠序以明教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為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

對

國學試策三道 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别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睢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為耻傳春秋黨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蠆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蠆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耻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强

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于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徵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衆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勵華之閎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與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為

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榷酤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説或策之者夠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骫骳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删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書乃附於訓誥之

餘考其本因可為梗槩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
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
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
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
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
也述百篇為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
以為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
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

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誡令之說亦附訓誥之餘不然者仲尼述堯舜刪詩書著為不刊以示來葉豈容其失乎且巧言者丘明所耻惠人者子産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叢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産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蠆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

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椎一作惟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產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哭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耻以遺愛而見稱也荒蔓之說敢以此闡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閒作莫不協和律呂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

致歎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噍殺嘽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大雅小雅之歌異其一作雖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慨形言孟嘗所以杖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為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詳悉傾竚洽聞一作為

對人皆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為大中發之為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昭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為之防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為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為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

衎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噍殺嘽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説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為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四方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黄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未節

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一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說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閎規涖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禄之馭有經自卜洛保圖述天定位别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為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治乎象魏舊章

人倫蘂訓進闡清論用析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涖事惟能丕揚於景鑠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別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為比並列官敘教於民人羸政并諸侯之疆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

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流靡因循而不比崇
疑民被乎無為之化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
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為共治此
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卿五家為職甚細然由計以
會要行之誅賞賢者尊之以勸善不賢者罰之以去惡
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禄何由而濫尸官誠
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
未行也自秦歴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

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涖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為此弊而設非為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徵既難於殫見蒭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文忠集卷七十五

文忠集卷七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易童子問第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徳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謂也曰

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葢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坤爻八六則變易用變以為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

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也隂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貞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彖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修以養其德而待也

童子問曰彖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貞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彖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巳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

為易之說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盖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

者也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説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為心者也是故以

天下之憂為已憂以天下之樂為已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剝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剝陰剝陽也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綸之時也剝者君子正而不往之時也剝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其彖

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静乎曰至日者隂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静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不亦宜哉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為一人設也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矣當物極則反易為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

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遡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彖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没以為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為類剛與剛為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為感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為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彖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為大聖人所以為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為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者

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
而化成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貞何謂也曰遯隂進而陽遯也遯
者見之先也隂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遯者隂浸而未
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何謂
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
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

則君子出而臨衆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貞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貞乎曰是何言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為獨言利女貞曰家道主於内故女正乎内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

事以為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貞於同人則利君子貞於明夷則利艱貞於家人則利女貞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為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

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文忠集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七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易童子問第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在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

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非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

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

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遷善

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

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

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改也

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

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

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為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説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于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

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為戒以黄裳為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彖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

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柰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

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為之時也時不可為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為而為者也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

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歸妹者也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為卦也不然兑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兑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

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為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為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衆莫大於萃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貞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大過待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貞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已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已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
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
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
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為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文忠集卷七十七

文忠集卷七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易童子問第三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

附託聖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辯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閒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為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童子曰敢問其畧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彖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為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

氣潛藏又曰潛之為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

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徳行恒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說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隂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

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説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説者其畧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舉也謂其説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説出於一人則是

繫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為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繫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徳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

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為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說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說出

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惟恐異說之攻之也其肯自為二三之說以相牴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說者自相乗戾尚不可以為一人之說其可以為聖人之作乎童子曰於此五說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吾昔巳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巳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

是五說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說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為繫辭矣語曰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偽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為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

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辯者哉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為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為而傳春秋

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為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為也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為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受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為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傳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為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

不得不曲為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受之而已復何所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為之則不足為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受河圖又須有為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受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

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絶各自為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為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為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感於

神明而蓍為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為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為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為牽合

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為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蓋畧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離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文忠集卷七十八

文忠集卷七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外制集一

制勑五十首

勸農勑

救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

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為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為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為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寛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懐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

荒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戶口凡有利一有於字農而弗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為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寛朕久患之方思草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為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勅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

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斆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𠜇定皆以為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

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制一作以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兖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

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頼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荊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荊王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荊淮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享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為煑藥賜賚

之物謙而不受詁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
不壽夭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
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
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冊
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
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行荆州牧仍加兖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勑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為之邇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兹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王琪以儒學官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産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盡

令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叙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茍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秘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

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勑國家考課之格叙進有常所以示為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

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為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遐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爾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禄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勑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閎訓道之一(此字無)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為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為幸者歟具

官王爾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黃縣尉（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敕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一作同州録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叅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令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兹甄録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

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

蓋亦鮮焉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

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遜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呂遜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

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

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勸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

度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别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閒須保任之舉（一作任保之限）非以（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柔遠可内殿崇班制（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勑具官桑達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為陟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户牛家族廵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勑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

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户參軍充職制

勑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内侍省内侍押班任守信可遥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勑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為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一無此字山川不

習則不可圖勝筭頃（一無此字）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茍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遜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邊隅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叅軍謝曦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謝曦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

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畢者尤難事之賓繁勤則克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一作閎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禄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一作祺

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為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録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録事一作司理參軍杜鈛一作鉞可衛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

廣察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葢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家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勑朕覯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椽之制吏員已為簡關欲任

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亥有司來上以爾為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勑程中行夫廉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敕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為姦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為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一作尚乎不勞茍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

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鋭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絶不徒世其禄爾惟克紹者乃不閒焉近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勲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

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為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叙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怠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

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庋可試祕書省校書郎一作試監簿制

勑崔嶧男庋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于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勑有司增定廕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此予一作其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勑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勑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耻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録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

南劔州司理叅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叅軍制

敕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顔宜屏遠方絶而不齒

江南諸路提刑内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

敕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閒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

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為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忛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

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
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于朝蓋用常典若夫
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敕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
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
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一作聞于朕聽
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爕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董爕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録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劒州司理叅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為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一無

(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二字一作後)被薦以(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為材而乃以家為言請任其子得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内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

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勑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為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

田野（一作里）之閒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閏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洛州監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勘改官）

勅具官王嘉閏等夫士之學古干祿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為材耶患乎勸之勵之（四字一作勸賞砥礪）無方而使賢能之不勉也（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

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敕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吕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　為招軍

敕具官吕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

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閱之不精然而號令重于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効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為功効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兹以為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為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一作爾之知止）豈不為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敕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邇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冦盜爾其勤（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為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一作恩）膺此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誨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一作可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閈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覿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為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勲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勑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一作德）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一作稅）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兹異（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静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贈使

車之重可

文忠集卷七十九